

车到站时已接近晌午，我拖着重重的行李箱，打算找辆出租车。因为知道弟弟病了，全家正在医院忙碌，所以下车时没有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来接。

走出车站，却看到正在等待的爸爸，我有点诧异，爸爸接过行李说，那小子不放心，非要我来接你。

那个不放心我的小子，是我的弟弟。他小我六岁，我已经记不起第一次见到他时是怎样的心情，只记得自从有了他，我每天放学回家的速度快了许多，我想，应该是在那个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责任的年纪里，就已经感觉到了那些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的东西，血浓于水，无法割舍。

来到医院，他刚睡醒，看到我后咧开嘴笑得很



开心。因为一直在用药，他原本清瘦的身体浮肿得厉害，一笑起来，本来就是单眼皮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条缝。我看着有些心疼，却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笑的像只猪头。他捏捏自己的脸，故意用抱怨的语气说，我瘦的时候你嫌弃我瘦，好不容易胖起来一次，你又嫌弃我胖，给你做个合格的弟弟真的好有难度啊。我不搭理他，转身出去洗苹果，在走出门口的瞬间，却听到他对换药的小护士说，你看，我说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姐，没骗你吧。鼻子突然酸酸的，我的傻弟弟，无论在哪里都把他的姐姐当成自己的骄傲，其实，他哪里会知道，他才是我最耀眼的光芒。

因为这次生病，他耽误了一个多月的课程，出

院回家后，我帮他补课。他很聪明，并不需要我费多大功夫讲解，往往是他坐在书桌前做题，我坐在他身边发呆。看着他与我相似的眉眼，总会有种很奇妙的温暖。这个坐在我面前的男孩，骨子里有着与我相同的血液，我们吵吵闹闹地相伴了十几个冬夏，有过争吵却从不曾真的厌烦，我们彼此之间爱与被爱的能力自从相遇便被赋予，相互牵扯，根深蒂固。

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不能出门，他只好每天呆在家里玩游戏。我故意调侃他，说，是不是早恋了，不然怎么一直抱着电脑。他头也不回的“攻击”我说，姐姐你都还没有嫁出去，我怎么敢抢到你前面呢。我不说话，他突然回过头来，用很认真的语气说，姐姐，以后你要给我找的姐夫，不要太高，也不要太胖，对你好就行。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老姐很难嫁啊，把要求降到最低才行。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不是啦，是因为我不高也不壮，我怕他欺负你的话，我打不过他。我突然就没了话。傻瓜，明明我是姐姐，明明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可所有的事情，你都比我先想到。他们都说有个姐姐是件幸福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有你才是我最大的幸运。

假期结束的时候，他帮我收拾行李，一向闹腾的他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只是把我的行李箱收拾的妥妥当当。我故作轻松地说，真好，我走了就没人和你吵架了。他咬咬嘴唇，小声地说，姐姐，我不和你吵架了，你能晚几天再走吗？突然很想哭。他怯怯地问，姐姐，这次要多久才能再回来。我说，就几个月，等我再回来带你出去玩。他很乖地点头说好。

走的时候是早上，有点冷。他执意要和爸妈一起送我去车站，买好票后，他递过来一个水杯，是他准备的热水。他说，你拿着暖手就好。他说暖手，却暖了心。

坐在车上，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大雪，那时他还很小，我带他堆雪人，他走路还有点踉踉跄跄的，看到我冷得跺脚，他用小小的胳膊抱住我说，抱抱就不冷了。他从小就这么暖，暖了我这么久。

我抱着水杯，看着窗外，想着他，亲爱的弟弟，你知不知道，你说尽了我这半生中所有想听的情话。我想下一次我会给你一个长久的拥抱，用我一生的温暖。

(中文系2014级语文教育四班 高琪)



年味儿

说到年味儿，且让我们把记忆的时针拨到小时候，倒流一下小小的时光，沿着脑海里留存的那缕细细柔柔的回忆，于静好的童年中，嗅它的点点气息。

漾着幽幽的岁月，拂去模糊的浮尘，缓缓地将慢镜头推进到一群同龄的孩子身上，他们奔跑在蔚蓝的天空下，大肆欢笑，追逐打闹。无趣时，便哼唱着熟悉的儿歌童谣，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待到夕阳落下，玩累了，就回家坐在板凳上看动画片。

想到这儿，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有部动画片叫《除夕的故事》，画面里的小人物，是用彩色的剪纸片儿做成的，活灵活现地演绎着“过年”的趣事：相传古时候有一个怪兽叫“夕”，它每逢腊月三十的晚上就出来祸害百姓，奈何人们只好请灶王爷派天兵来赶走它，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年”终于除掉了“夕”。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便把腊月三十晚上叫“除夕”，天亮后叫做“年”。这部动画片算是承载了我们90后这一代对儿时过年情境的零星记忆吧。

继续沿着童年的轨迹寻觅着，心中不免生出好多忍俊不禁的情节。记得那会儿，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成天到晚的跟着男孩子，满大街的疯跑野玩儿，挨家挨户的调皮捣乱。尤其到了年前儿，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里挂上为过年置办的鸡鸭鱼肉，那馋人的香味，在那个年代里算是对年味儿最好的诠释了。再看看我们的表情，一个个的都盯着它们挪不动步子了，就这么干瞅着，也不吭声儿。只要中间有人说一句“敢不敢尝尝？”那这家可就算完了……那时候，我们可真是无忧无虑、天性无邪，您随便揪出来一个小孩子，问他什么叫过年？他肯定会蹦着高儿地说，过年就是穿新衣儿，吃饺子儿，放着鞭炮，去串门儿……嘿，眨眼间这些细细碎碎的画面都浮在了眼前，想想确实挺好。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年味儿是什么，说实话，还真找不到好的形容词。可能真是现代生活中的压力逼着你把类似童年的那份趣味打磨掉了吧，我竟对过年毫无当初的那份久违的期盼，只是很平静自然地看着它来到又走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成长么？还真应了老人们说的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儿。

可在茶余饭后，细细品味着祖辈儿们给我们后代遗留下的这一传统习俗，不由得觉出还真是应合时宜。寒冬时节，新年来临之际，正处万物俱寂，大地休养生息之时，皑皑的冬雪像是撒下的棉絮一样铺在黄土上，给劳作了一年的农民一个休息的契机，滋养了土壤，也慰藉了人心。而奔波在外的游子们，似乎更是受到了召唤，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带着父母的期盼与亲人的殷切盼望的目光，踏上征程。来到家中，望着桌子上那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香喷喷的饭菜，那么熟悉，那么催泪。想想那才是年味儿呀，它暖暖地洗去了积聚心头已久的思亲之痛。围坐在爸妈身边，听一大家子人说说笑笑，唠叨着过去一年里发生的柴米油盐的小事，甚是满足幸福。窗外绽放的礼花，噼里啪啦，星空多彩通亮，祥和着一方方微笑的心灵。

年味儿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闻着年味儿我们可以满心遐想，尽情的憧憬，此刻紧闭你的双眼，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当2014年的最后一缕阳光，携着暖暖的新意，撒在羊年还没来及融化的薄雪上时，它旁边缓缓流淌的雪水，便带走了经年的遗憾与陈伤、纠结与彷徨，于春风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一干二净。且让我们整理一下衣冠，怀着满心的希望，向着新的一年第一缕阳光，奋力一跃，图一个追求，圆一个梦想，一点点地将彩页汇成斑斓的人生画卷。

(文化传播系2013级文化产业管理一班 曲杰)

请在零点之前 叫醒我

我喜欢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仅此而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对年味儿越来越麻木，好像只有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才能真正意识到：新年来了。时光在齿轮的转动中一点点消逝，幼时的纯真也随着那份时光褪去颜色，随之增加的是心中那隐隐的悲伤。

我记得，幼时的我们曾多么期许新年的到来。而现在，我们对一次又一次的新年却全然无味。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寒假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假期，而休息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于如何面对新的一年这种问题我们总是抛之脑后。然而在新春钟声敲响的时刻，我们终于清楚又是一年，我们又长大一岁。

其实在我看来，我们嘴上说对年味儿麻木，不过是和心里对长大的恐惧达成了和解。新春一旦到来，我们就要长大一岁，这足以告诉我们内心的自己：你已不再年轻。

是的，时间太匆匆，光阴还是那样，有增无减，草木依旧长青，只是我们不再年轻。往年在新春到来之际，总是有一场盛大的“白色婚礼”，即使已入春，今年的白色婚礼依然如期而至。我站在窗前，望向这银装素裹的世界，仿佛看到了年幼的我。那年老家的雪积得很厚，自行车无法行驶，爸爸只好载着我慢慢地推，车轮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轨迹，我突然跳下来，小靴子踩在雪地里嘎吱响，脚印一排一排，从街这头，一直延伸到街那头，我也会因为这排列有序的脚印而笑好久。这份纯真是现在的我们无法奢望的。如今的我们，面对漫天遍地的雪，不论撒盐或扯絮，只会把自己穿成熊一样，站在窗前，放着轻松的爵士，享受着这种慢时光。

可能这就叫做成长吧。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静坐，但往往都会沉思于未来。对未来的迷茫，才是我们对长大恐惧的本质。我们乘着命运之船，行驶在梦想的航道上。一阵海风一次海浪都可能会使命运之船倾覆而渐渐偏离航道。我们害怕这偏离的航道会使我们与梦想渐行渐远，更害怕来不及，来不及实现梦想，就已经老了。

人生很短，短若烟花。但是，烟花在最短暂的时间里绽放了最美的世界，这是它们一生的写照。当钟声敲响，便满天烟花，它们绽放出最真的自己来与世界告别，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人生是很短，梦想又很远，不如学做烟花吧，在这渐老的时光里，也要盛开最美的世界。

我喜欢钟声敲响，更喜欢烟花绽放。

快看，漫天烟花，美了整个世界。

别忘了叫醒我，在钟声敲响之前。

(教育系2014级初等教育一班 李文博)